



獨喻集

二

和16
695
2





獨喻集卷之二

栽梅說

澤徽子慎著

有客栽梅于其庭。既而不得其說。來謂余曰。小子栽梅。乃無說以告世。願得子之一言。余曰。我非子。安知子之意。雖然。梅之栽。非獨吾子也。天下皆然。而問其所以為說者。則亦往往與我異矣。非說之不同。要不得其言也。故言者不盡意者也。乃今欲以不盡意者。徧告世。抑亦難矣哉。夫子都之於美。易身之於味。天下無異言。何者。目睹口嘗。莫逆於心。所以為至也。如

求其說。人人必不同也。不同者。非其至者也。至者。實不可言也。不可言者。則人之所同也。人之所同。既不可言矣。則何如無言之爲。至哉。既而曰。世亦焉可以已。吾子但曰。梅之爲樹。其華幽艷。其香馥郁。舒榮於隆冬之時。實號百華之魁。若夫鼎寶之和。唯斯之賴。則栽之有由。孰大焉。吾子其以此告世。是亦子都之美。易身之味。而天下無異言者也。我又知吾子所以求我之意。必不知是也。雖然。必我也。爲如是說者。

贈森尚貞還丹後

森尚貞將還丹後。求余一言。蓋古之禮行者。必以贖。

仁人則贈以言焉。所謂言者何也。先王之法言也。老聃之贈孔子。顏淵之贈子路。皆是也。聃也淵也。固宜如是。乃其他周世士大夫之言。存于傳記者。亦皆莫非法言。自唐以降。作者別出杼軸。不求之于古。然韓柳之徒。皆命世之資。翰墨之雄。其言窮極變化。終不詭于聖人。自時厥後。作者皆韓柳之與儔。句摸篇擬。不求之于古。禮之所以隱也。我豈希仁人哉。願學焉耳。然先王之道。布在方策。今人皆見而知之。吾復何言哉。然而周室既衰。先王之道不行。學者不信聖人。用舍由己。於是乎。顯門治經術者有之。經術飾吏事。

者有之。皆竊其似。訑訑自用。道之所以壞也。夫先王之道。布在方策。入病不求耳。然人之不知道久矣。故我將舉。夫在方策者。以告之。蓋先王之立教。自食食。至致事。其間凡百云為。皆有成憲。無一不備者矣。學也者。講之者也。故善學者。屑屑然唯古之求。求之久。而有得諸己。然後施諸當世。而不悖。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今吾子醫也。而告之以先王之道。人豈不笑其迂哉。夫聖人亦人也。故笑我迂者。將以吾子為非久者也。吾子其樂而受之乎。故我所以告吾子者。必將使其笑。亦能使其不笑者也。吾子以為何如。

白澤圖贊

萬物之情。爾之所知。伊余致知。而知爾知。乃知我知。以肆其知。延爾于室。與我皆宜。清靜寂寞。物不敢窺。

男女異路說

禮云。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人或疑其男女往復相抵。吾意蓋古者道路之制。車從中央。故徒行者。敢不中道。必從其左。所謂道左者也。嘗見平安城圖。大路中央。有通車之路。兩旁作小隄。蓋與唐制沙隄者。皆馳道之遺法也。馳道既如此。則道有左右。而其由必有法。必不使男女相抵也。則知男女同出道左。左

之中。分以行也。是以道路分爲三。三之分各二。以分男女與往復也。禮又云。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所謂越。越中央也。亦益足相證。不然。往之左。復之右。行道相抵。爭訟不已。豈獨男女哉。

珠崖馬場君碣文

始吾教於京師也。馬場氏之子曰文安。來學百家之言。其爲久。激昂有氣概。絕嗜書。手不釋筆。近遊江戶。江戶。人文之淵藪。文安心慕之。遍叩諸家。終不可其意。退而潛心古帖。斬磨淬礪。如有所獲。業日益進。乃其父珠崖君醫而嗜書。文安幼孤。克能嗜書。既有聲

江戶士大夫之間。而其弟碧。則以醫爲業。亦頗嗜學。蓋皆從其性之所近。而各善述父之事。可不謂偉矣哉。今茲謀勤銘于石。不朽其父。而唯吾文是依。乃吾一日之長。敢不以不佞辭云。君諱文仲。字子節。家世高松之醫官也。性澹蕩。不能屑屑爲宦事。遂辭官。北遊平安。又在大阪。又東適江戶。後欲反平安。還至美濃而留。娶中尾氏。生子男三人。曰文安。字子恭。號竹坡。曰碧。字洒侯。號竹栖。曰泰。泰歿。君以寬政己未七月十八日沒于鷄食村。距生寶曆壬申十月八日。四十有七年。葬于生津村華王院。銘曰。

華王之野。維君之塋。誰其守之。白雲英英。有子克家。雖歿猶生。千秋萬歲。罔隕其聲。

雪月樓記

鵬山君子郁仕村上侯。賜舍於星丘邱。既而吾二三諸友發焉。其爲邱也據丘。而其中爲坯爲陟。爲阪爲涇。鋪舍各隨其形勢而處焉。而子郁之舍。正在坯中而樓焉。樓之望東。眺房總諸山。西南對公侯邱第。其下臨官池。池周數百千步。芙蓉滿焉。其上則遙瞻團欒懸素。宛然于烟靄之間。蓋富士山也。乃及其四時風雲雪月。凡天地至文至景。至詭至幻之觀。莫不畢

列乎目前焉。嗟夫。列侯邱第。得此勝者。幾何。乃鋪舍則寥寥乎。聞耳。諸友皆曰。美哉觀也。奇哉遇也。吾子將何以命其樓。以報其觀之遇也。子郁笑而不答。期年乃命之曰。雪月樓。蓋子郁自志其所得也。夫雪月之爲物。家家皆有之。而子郁獨取以命其樓。何也。觀夫富貴之人。唯酒食聲伎之耽。沈湎酣醕。夜以繼日。尚恐其不給。則奚暇取夫天下至清之物而愛之。乃貧賤之人。又朝夕衣食之資。是憂猶或不免。死。亦奚暇外慕。故唯有騷人韻士。能不以世故經心。養素而爾雅。是以天地至文至景。至詭至幻之觀。常往

來于其懷。雖處鬪囂塵濁之際。其趣未始少磨也。不然。焉能効鬼神。剗造化。彌綸宇宙。能無墮哉。乃子郁之於爲騷人韻士。固其尤也。而其幸居于此。余固知其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通其變。神其化。竅領搏挽。必有所得矣。且物相感之至。其應必不常。子郁之命者。其有徵於此乎。今夫江戶之地。平原百里。民戶稠密。黃塵漲天。紛擾相咻。無復有山水瓌偉之觀。以養其性靈。士之生于其間者。雖有俊秀之質。耳目之所拘。焉得不爲頑鄙矣乎。乃子郁聚而有之。而其所難命者如彼。所命者如此。則子郁必將大進乎。進必

自雪月也。善哉。子郁之自命自道也。於是吾諸友常以文相會。而其有所得。未嘗不相告以相輔也。退也。腹飽心醉。如聞韶。獲饗太牢者數日。我故曰。如吾諸友者。近古以來。未多有也。乃稱之諸友曰。詩云。永錫爾類。自今以往。吾諸友因子郁有所得者。不亦雪月之賚哉。乃以賀子郁。亦以各自賀。遂相觴以記焉。

會友人遊海晏寺檄代倉成柏卿

玄景茲屆。時洎小春。悲涼風之已嚴。驚白露之爲霜。柯葉翠黃。谿溜綠紅。彼城之南。維是海晏。青女之所消搖。遊士之所盤桓。良辰美景。此在賞心樂事。奚廢。

別我同人。追師風而增懷。尋盟緒以遊目。升年一日。若爲有謾。豐約旣節。詩酒隨意。惟肄業而匪怠。乃清忙之可撥。一張一弛。文武之道。星言夙駕。莫敢有後。苟誓之不愆。初六以爲期。

擇言奉送 君侯之邑

昔者先君長德公之爲副相也。文明內蘊。太和外煬。遭逢英主。參預機務。薰陶鼓鑄。天下大化。民到于今。誦之不衰。公之始立。洪思繩其祖武。勵精求治。首建學舍于邑于邨。立之師儒。訓導士子。唔咿之聲。徧乎闔境。而其政。則官得其人。民安其業。旣而

公益習政事。教化大敷。頌德之聲。振振洋洋。盈耳矣。然而公猶自視。缺然也。曰。非躬行之。何以化下。乃躬夙興夜寐。聽政之暇。潛心墳典。時著文章。討論今古之失得。引以自况。故其一事之不得。則曰我之過也。一民之不善。則曰我之辜也。中夜以思。寡其過於戲。公之好學。何其厚也。蓋人好學者鮮矣。况能信之乎。信之者鮮矣。况能行之乎。卽其如此者。可不謂盛邪。然臣微則尚竊欲公之超軼尋常。媲美古賢聖君。乃敢擇言曰。夫水至清則無大魚。政至察則下不和。公宜簡易佚蕩。省苛細。括綱要。嘔喻受言。

寬裕延賢。務植其德。勿太急焉。則精輝之發者。溫乎其順。藹乎其盛。和風之噓。甘雨之沐也。今公春秋鼎盛。勤而不怠。日新一日。無忝乃祖。聿修其德。則何古人之不可及邪。雖然大丈夫胸中。固當磊磊落落。無所芥蒂。公宜於其歲歲東西者。識焉。公行踰箱根。則何如。望富士。則何如。是其觀。不唯天下之小。與行路之難也。若夫江戶。誠大都會。乃所過列國山川風土之異。則又何如。是其觀。不唯讐懸弧。而較十五國風也。而天下之觀。略盡乎此矣。公誠能以此為懷。則所謂磊磊落落者。將於是乎在矣。國家之政。

於是乎成矣。則安知大慰。先君在天之靈。將謂前日之未洽者。有待乎今日何樂也。亦安知天下蒼生聞公能繩祖武。不曰公將奈蒼生何也。德大者其責大。公將何以答先君之靈。又何以副天下蒼生之望。大任聚在公之躬。公詎庸得弗念敬哉。今茲公將之邑。命臣徽獻言。臣徽謬忝師儒。誠不宜徒弄翰墨。以為面從貢諛。庶幾有采匡救萬一。則臣之責也。是以極精易慮。妄不自揣。謹誓諸古訓。敢當瞽師之誦。

雩祭論

今茲庚辰夏大旱。有客自郊外來。告澤子曰。道傍有里人填咽。喧呼于神祠之庭。就而視之。童男女皆服彩衣。擊節以歌舞。諸年少屬。而和之。俯仰號呼。一如狂人之爲。問之。則曰。雩也。竊謂是何益於事。雩不必雨。不雩不必旱。何如以此之力。運斗升之水。以溉之。之爲及時也。且雩雖云古禮。要是兒戲耳。奈何其用之。澤子笑曰。吾子未聞道。何足以知之。客憮然曰。小子固陋。誠未聞道。雖然。天下之理一而已。理之外豈有道哉。澤子曰。異哉。吾子之言也。道固莫非理也。雖然。吾子專以理爲道。則道已裂矣。自此以往。教之存

者幾何也。夫雩者在龍見之時。爲民祈膏雨者。是爲常典。又有隨旱而祭。始無常期者。是爲呼旱之雩。是其志不忍坐視其稻之旱枯。將必得雨而後已也。故旱之有雩。猶病者之有醫藥也。病者豈爲其將危。停醫藥乎。其志亦將必得愈而後已也。記云。大雩帝用盛樂。由此觀之。雩亦祭天也。禮祭天爲大。是而可廢。孰不可廢。此之不察。乃敢欲敗毀聖典。不亦妄乎。昔者殷湯之世。七年不雨。非不雩也。適值天之難爲也。而於其卒也。天下之民。無復生理。於是乎。委身呼天。極言至禱。乃遂有得矣。抑亦不可謂無應也。孔子曰。

祭則受福。非虛語也。愚者乃以人事視天道。而謂無相關。何其惑也。然所謂雩者。唯有土君長得行之。而我邦固無其禮。則小人相聚呼旱。而上之人亦隨而聽之。人情之不可已。惟其爾也。且彼小人亦何不知美其觀盛其儀之爲禮也。故其施功也勤。其用心也盡。而尚猶如此者。閭里淳樸之習然也。記曰。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今之神祠。亦卽此物。以此配社。因命曰社。夫社亦小人之所有事也。則其呼旱於此。固其宜也。而觀之醜儀之陋。亦何足多尤焉。雩奚可廢哉。

贈熊阪君實序

余生南海之濱。長居平安之中。略交其人。意慊然無所可。旣來江戶。則其人稍多耳。而其慊然者自若。乃歎息謂。當世無人。何足共言。於是一意誦說。嚶嚶然惟古之耽。人或語邦國文學之盛者。卽不之拒。但對曰。當爾爾。未始措之于懷也。日者人亦語陸奧中仙臺會津白川諸邦之盛。靡靡不容口。惟是心之所輕。不復甚服。乃閒或與其人交。亦惟悠悠行之人。不較其文行何如。謂以中原文物之盛。尚猶不得所欲。况望之乎。四裔荒陬之際。今茲辛未。陸奧伊達人熊阪

君君實齋其所刻永慕繼志諸編來謁。暇日閱之。則其三世文行具焉。余於是歎曰。噫。余性耿介寡合。而自忘固陋。信耳目之所囿。遂至誣天下之人。莫之顧。乃過四十。始信世之未嘗無久。交之不可以已。君實父祖及子。並好文。其爲辭也。雄偉壯麗。實泱泱乎大國之音也。其居家也。克勤不怠。歲會有餘。推以與鄰里鄉黨。其於古人文行。固無愧焉。非其天資之純。用意之粹。何以能拔乎流俗如此哉。蓋君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其用也。德教被一時。餘澤及後世矣。其舍也。脩身見於世。必有以裨益風化矣。而其材能疎

拙者。或窮餓終年。坎壈落魄。離散其妻子。忝辱其祖先。至使世之人戒子孫。以儒相詬病。如此則死有餘毀矣。噫。獨何心哉。夫文行能備者鮮矣。况累世同德比謚。匹夫而裨益風化如此者乎。不見之于中原。而見之于邊陲。可不謂奇矣哉。乃其偉行外聞。官特賜白銀。聽佩兩刀。稱氏族。日月之明。容光必照者。諒哉。余亦仕小邦。以文學爲步卒將。其於文行。不敢自與流俗庸人比。夙夜孜孜。求所以稱其職者。今聞熊阪氏之言。若已有之。於是乎言。

觀海記一

昔余在平安。數往來阿波。海路經紀伊和泉與淡路之間。至大阪四十八里。常寄載商船。然船之發不期。既發。早者二日二夜。晚者至經旬。嘗會風濤盛起。船乃蕩搖。四面觸搏。響如震雷。身體爲之顛倒。激波自屋隙而注。如暴雨衝荒宇。衣被悉沾濡。船人駭愕。倒播決帆。捩其柁。以向海灣。余稍就牕窺之。驚濤沸騰。礮磊山起。船駕以迅越。隨散隨合。常在圍中。心悸膽喪。唯海灣之望。瞿然回顧。咫尺莫視。當是之時。余謂孰是取余經學文章。投之龍伯之國。龍伯亦何所用。經學文章。則何要余之爲。乃纔得保生于此。將龍伯

厭余疎懶。不欲受之與。抑天有用余經學文章與。然自是之後。余亦自愛。且以海路不期程。故不敢復航海。

觀海記二

自阿波入平安。過鳴戶與巖屋。可以陸行。是爲山陽道。鳴戶在阿波岡埼與淡路吹浦之間。相距三里。海水迴復。山陽京畿而注南海者。莫不來歸。其深蓋八十餘尋。聞諸漁者。釣鯛。鯛深潛在海底。故緝之長如海之深。云海底有暗礁崛起。往往觸其凹者。則旋轉爲盤渦。船儻觸之。則迴旋漸陷。至底而後已。不可復

救止隘陋之口。有危礁對起兩邊若門。其下暗礁相連若闕。大船過之。則輕其載。使船揚浮不觸礁。若夫八月之望。則海水觸之。激轉洶涌。前者軋盤。後者崖杳。磐礫貫墜數十丈。若瀑布。旋濺漂疾。批丘衝陵。瀕洞渺漫。以歸南海。真天下之奇觀也。然余未嘗值八月之望。是以莫能悉其狀。若乃風定雲斂。一望帖然。文如羅敷。猶尚勺勺。噉噉。瀾瀾。跳沫如雨。衣體沾濡。使人目暈心懵。不能縱觀。其在陰雨之時。黑雲怒起。疾風飛礫。大木忽摧。逆浪滔天。觸石激埼。砰隱湧拜。翔禽驚散。魚龍悲嘯。倏忽變幻。不可端倪。余嘗

信宿吹浦之上。備翫其景象。略嘗其海物。殆非入閒所有。凡其瑰竒珍怪。集往叢育。不可盡名狀。列禦寇之言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歸之。而無增無減焉。昔人以我鳴戶當之。其言雖不盡合。要為近焉。嗚呼。天生鳴戶于東海之中。數千載之前。既得知己于萬里之西。而海內未有一文士詞章。而伸其佚蕩之氣。豈非一大欠事哉。

觀海記三

濟淡路巖屋一里。至播磨明石。而舞子須磨比比接

乎海濱。須磨隸攝津。三所景象殊絕。和歌者流往往見之乎賦詠。海內賈舶至大阪者。交互其中。常有數百千艘。揚帆整柁。乘風潮往來。海禽和鳴。款乃相應。朝霞暮煙。譎變萬狀。夜則漁火四散。璀璨如星。風歇景寂。清悽斷魂。而其明月流天。金波千里。平沙如玉。秋毫可數。凡播磨之地。洲渚鮮妍。山海明媚。翠碧相映。風光可掬。又於和泉堺浦望之。同是一海。風光荒涼。不似播磨所望。及余東來過薩埵。見海色可愛。然草草馳過。莫得遊目。余以足跡之所及。論之。景象嶮巖。莫若鳴戶。風光明媚。莫若明石。須磨竊謂唯此

二觀。足以盡天下之觀矣。其他瑣瑣不足道也。傳曰。觀於海者。難爲水。誠哉。

贈志毛子健之佐渡

按地志。佐渡在越後北懸海十八里。廣運三日半程。其國中上統中管三郡。水田四千八百七十町。賦粟五萬五百九十石。農民九萬四百七十六口。蓋亦北海中一美土也哉。昔者皇室之盛也。有國守。縉紳之徒得罪者。或流徙焉。鎌倉之時。佐佐木氏爲守護。佐佐木氏衰。上杉氏有之。及大阪之時。置奉行以治焉。有江因之。蓋其地出金甲天下。國家之資。因以

遂焉奉行或不得其人則往往黷貨然以其土在遐僻民俗淳樸畏罪自重生產亦頗饒雖然余未嘗聞有文士遊之者也慶元以來文教漸開遐陬荒域之地其人皆習文雅彝倫之美靡靡可稱其山川悉入賦詠炳炳可傳於戲文士揄揚國家之盛亦大矣哉乃文士之遊佐渡者志毛子健其爲始乎子健江戶產也嗜學有文章今茲從奉行泉本君適茲邦奉行之臣固微矣子健雖文烏能爲其民損益乎雖然力能損益其民者或失其術則將使其混沌死乃子健之不能損益民真大益于民也何者佐渡之地沃饒

豈其無有一二豪家好事者乎乃聞有文士來在境內則將爭延之于其家學而習之夫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則其化之遠不可爲量也唯其先入爲主則子健一身其將律國中之人乎子健之任亦重矣哉然子健之意恐不在此必將探竒討異乘興賦詠藻繪其山川使其聲響鏗鏘皆諧宮商乎此固美事也然所重不在此也但倥侗顛蒙之民誤于其始則將延禍乎千載無已時矣故子健無意其民亦不可不慎其施爲也夫先王所教者文文之感久深矣感之深將有傑出其間者而起矣其感之善子健之由感

之不善。亦子健之由。子健勿謂奉行之臣微也。其賢不賢。不必繫風化臧否。以自荒怠。且匹夫有善。一鄉斯化。况奉行之臣。以文化人者乎。余不知子健之意。何如也。雖然。舉文士一身言之。其所服習者。經學文章。用之則一邦文明。舍之則傳習誦說。歌謠國家之盛。是已。乃其大焉者。風俗日美。戶口歲增。士民殷富。出金益多。國家之資以阜。未必不斯之由也。子健行矣。業靡小。其勉之哉。

與友人論文書

聞足下頃者學作文章。誠是盛事。余喜何可言。以足

下之才。作文章。余知其將超漢跨秦。游于周。息乎夏高。化我蜻蜒之洲。為文明之邦也。余安得不喜。雖然。學之有方。則豪傑之士。得由規矩以成其材。苟不得其方。則以曠世之資。窮其畢生之力。猶或不能鳩眾材。度長短。成巨麗之觀。而盡天之所以與我者也。余豈以足下為不足知之哉。顧情有所不能已焉耳。夫五邦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故邦人作文章。先有此一難。不唯後生。少年難之。雖云老師宿儒。卒不免此病也。夫達其志。通其欲。各有寄譯。寄譯猶能達其志。通其欲。今作文章。不能達其志。通其欲。則惡在其

爲文章也。故欲學文章。宜先知文之所病。而務去之。審辭之所由。而慎從之也。大抵邦人。多不學語。蓋有物必有名。名之不知。奈何言之。乃如叙寒暄。自有成語。今若易之。則不行。故不知成語。則辭理不完。辭理既完。而後句法章法可得而言也。又多不用意于助字。是以往往紕繆。使微言婉辭。乏其精彩。而少斡旋之功。又多不知文字。不善傳會。故不能選言簡章。而紛錯雜陳。玉石混淆。與骨董肆奚辨。苟能知條理之所在。行文之所就。則將左右適宜。命意無愆矣。且自唐宋以降。用字日少。邦人則又加少。凡事變罔窮。文

字有闕。何以能體物不遺。擬象無違耶。亦唯讀書疎謬。其解語意。終不精當。是以胸中之所蘊。既不純粹。則其所著。亦不得不駁雜也。故假漢字以成篇。邦語猶未化。強號曰文章。豈可列之于藝苑哉。或觀于傳奇小說。委曲零碎。纖鬆可喜。且樂其易。專心致志。刮磨淬礪。自矜謂得文章妙訣。不知大有逕庭。可勝歎哉。凡此皆非與文章之法。唯邦人之疎謬。老師宿儒。猶時見其瑕疵。余安得默默而已邪。若夫文章之法。古人成論炳如。不復待余言也。唯余作文章。取法乎古文。猶韓柳取法乎古文。而古文之多變。固不止乎

韓柳所取。故世人概置之于不通者。余皆撰而用之。亦不敢爲異。世人乃視以爲異。惘然不能解。曰。何乃有。此不近人情之文。古人有言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得。非虛言也。或以非八家之法相病。則還是知余者。余文固非出于八家也。或聞余好古文。以爲古文辭家。曰。李王之駁。前人譏之盡矣。而今欲復踐其迹乎。余答之曰。李王之失。剽竊也。韓柳之得。規模也。如病其齊言古文。則古文不可師。而韓柳不可法乎。則天地之間。何文章所宜放效也。足下欲學文章。宜先知其所病。審其所由。用力之久。必將

有所得矣。則不翅足下之幸。實天下之幸也。吁。我蜻蜒之洲。豈可乏于參天地之文。而自伍于左衽之俗。使稱爲鴻濛草昧之邦哉。足下不作文章則已。苟作文章。則安得不盡其日夜之力。而圖其所以超漢跨秦。游于周。息乎夏商者也。是余所以覩縷不巳者也。足下其勉之。勿忽。澤徽再拜。

趙盾論

甚哉人之恃聰明也。欲超聖人而上之。多見其不知量也。夫孔子者。後世之所折中也。而後世禮儀之教弛。辭命之道熄。學者不復知聖人之言。乃見其微言

難知者。則不敢深究其說。輒曰。是非孔子之言也。而問其所以若言者。則盡取諸其臆。非有所徵也。此風一起。後之學者。習以爲常。輕薄相競。遂割裂六經。以適一家之言。夫秦始皇者。世之所謂悍鷙自用。侮聖亂典之人也。然亦知私智之不可以勝聖道。是故焚先王之書。以恣其私智。使民不敢毀己也。而後之學者。被服儒術。先具是非于其臆。不復折中于孔子。則其知聖人。曾秦皇之不若也。凡聖人之教。有常有變。言常者。其辭直。故明而易見。言變者。其辭婉。故微而難知。婉其辭者。聖人之所難言。而防亂之源也。忠厚

之道。惟其爾也。昔者晉趙穿弒靈公。趙宣子以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以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虜。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既書之于春秋。又從而斷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是則所謂微言也。後之學者乃曰。是非孔子之言也。夫宣子。良大夫也。襄公季年。始爲國政。作典制。而行諸晉國。以爲常法。靈公不君。晉國之安者。宣子之力也。宣子而亾。晉國之存亾。未可知也。宣子爲正卿。義不可坐。

視君之大過也。宐如伊尹放太甲然。而不能有爲。以至于亾。宣子之憂可知也。適穿行弑。宣子乃反定晉國。宣子既已反。而復討穿。則是負心小人之事。已嚮其利。反禍其人。宣子弗爲也。宣子以安社稷自任。所以身受其惡而不辭也。故曰。我之懷矣。自詒伊戚。明其志也。蓋宣子之亾。越竟待名而反。則當免弑君之罪。而社稷之功。亦益大也。乃今不能然。使功罪不相掩。故孔子深惜宣子之賢。而不能自全也。審斯言。則微意之所在可知也。曰。然則弑君可乎。曰。是聖人之所難言也。雖然。聖人有不得已而發之者。如春秋書

莒弑其君庶其。晉弑其君州蒲是也。傳例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孟子曰。民爲重。社稷次之。君爲輕。諸侯危社稷。則變置。又曰。君有大過。則易位。夫諸侯之國。父子相繼。數十百世。其間豈無一二暴亂之君。可易位者哉。豈又可爲一二暴亂之君。喪數十百世社稷哉。聖人之言。大小輕重。各有所當。可行之于萬世。固不可執一端而論也。故余於孔子之言。寧過信之。不敢過疑之也。自非其彼此相悖。不可交通者。不敢不信也。夫君臣之道。天下大義也。而其言詭于聖人。則其所謂道者。果何道歟。噫。後之學者。聰明自處。不

知禮儀。直情徑行。以爲君子之道。斥微言。疑聖經。不折中于孔子。書有之。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有志乎道者。奚可不擇其所由乎哉。

瓦硯銘并序

我友安積君思順。陸奧安積郡人也。藏瓦硯一枚。堅緻發墨。貯水不燥。曰。獲之于其鄉郡山之西圃中。傳言。其地虎丸長者宅址。昔者天皇后鳥羽院文治五年。鎌倉二位公討陸奧藤原泰衡時。虎丸爲泰衡拒守不降。公火攻滅之。至今殘礎毀瓦。往往存焉。是其花頭洞云。實六百餘年物也。古者里人呼里長爲長

者。令長之義也。虎丸。蓋庶民之豪者也。嗚呼。斯物。當虎丸之盛時。輪焉陵虛之館。侯瓦侯甍。赫奕有威稜。世變物換。爰歸文士。蕭然環堵之室。乃墨乃硯。焜耀有藻絢。文武異宜。靜躁殊趣。孰寵孰辱。自非有識。奚能辨之。銘曰。昔者維瓦。使望而懼。今者維硯。使睹而慕。或文或武。言思其數。翰墨是與。永在無斁。

縫掖考

昔者孔子衣縫掖之衣。魯哀公問之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鄭玄解之曰。縫。猶天也。大掖之衣。王肅曰。深

衣之褒大也。後世亦遂以爲儒服。無復異說。嘗考
皇朝服制。文官之袍曰縫掖。縫合掖下到襪。武官之
袍曰闕掖。闕開掖下到襪。從此觀之。雖其服制固不
同。古人命名之義。亦可知已。縫不必訓大。亦不必爲
深衣。文服則縫掖。朝服之遺制也。武服則均服。戎服
之遺制也。均通作均。解之者曰。徧裂謂之均。又曰。裳
削幅也。亦可以徵。蓋孔子之時。服制寢變。而世人不
知古制。遂以爲儒服。世固無儒服。故言不知儒服也。
昔在我先王。率由唐制。則知亦有所受之也。學者
或疑書傳之中。不少槩見。然皇朝之制。不載于書

傳。而存于有司。其可以徵者。蓋亦多矣。何獨疑服制。
唯恨余未能徧探金匱石室之秘。而博采千載未發
之竒。故苟有所得。不敢不錄也。後之君子。其或有取
焉乎。

題群言評古器圖

孔子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
心猶不足恃。維此無目。墨墨之暝。昭昭之知。手於撫。
神於知。又胥質其所知。雖有不中者。亦奚以病。况其
性之專且精。盡心力。集群思。豈有不致其微耶。維彼
有目。普普之見。昏昏之知。見曷見。知曷知。固已愆其

所度。雖有中者。亦奚以稱。况無其性之專且精。未嘗盡心力。未嘗集群思。豈有能得其隕邪。吁。觀於此圖者。能莫笑不見之見。而知恥見之不見。則其庶幾乎。

贈葉室敬輿遊陸奧

葉室君敬輿。肥後侯儒官也。其爲人重厚沈默。嗜學有文章。前年來遊茲土。在祭酒林先生之塾。時與我諸友遊。共作文章。討論古今成敗得失之迹。今茲將遊陸奧。請余一言。余辭曰。微不敏。何足以有贈。無已。則請以余嘗所病者告吾子。抑亦忠告之道也。微始生于阿波。方其幼受經于師。既有傲氣。謂一世無入。

故國中稱老師宿儒者。未嘗就見之。是以阿波雖廣。其所識止幾。二十遊京師。時及皆川淇園村瀨栲亭諸老師之存。然亦未嘗一相見。三十四乃應敝邑之聘。來居茲土。亦猶嚮者之所爲也。及過四十。始悟嚮者之所爲實過也。雖欲悔之。日月徂矣。弗可復追也。今於敬輿之遊也。余深有感焉。蓋敬輿少余十餘歲。肥後大國也。友一國之善士。而不足。東遊來茲土。將友天下之善士。又將北遊乎陸奧。廣其耳目矣。其志可不謂壯矣哉。雖然。遊或不得其方。則亦無益于已也。夫遊者。非必探其丘壑景象之勝。討其語言習尚。

之奇。以供詞賦吟咏之資也。固將詳悉其山川風土人情物態。又叩諸其故老。又觀諸其文獻。終稽諸其平日所學者矣。於是乎。古今興廢人情物態。可得而言也。余獨學孤陋。不得助于朋友。適有所遊。亦唯獨遊。獨吟。觸物增懷。不能自持。精神萎繭。莫復能詳悉焉。遊而如此。則唯俯仰觀有天地山川在焉耳。夫天地山川何處無之。遊亦何爲。今敬輿重厚沈默。雖無如余傲。其所病儻有相似乎。夫重厚者。輕薄之徒忌焉。沈默者。浮辯之徒厭焉。是二人者。固不足道也。然君子者常少。小人者常多。如立志太高。則天下終無

可交之人。如少卑之。則天下固無不可交之人。自小人觀君子。固非其儕類。自君子觀小人。則莫非其徒役。惟中惟和。無所疾惡。湯武曷嘗易桀紂之民。而爲其治哉。故傳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是以交不可擇。而亦不可不擇也。其惟中和。斯有得焉。今夫陸奧之地廣大。稱四分海內之一。其山川原隰。莽蒼廣莫。壤鄰毛人。俗參夷微。其人多質而戇。書傳之所記。土人之所說。固可想像也。今之遊。余知其必有所得也。然敬輿亦獨遊。無朋友之助。雖然。四海皆兄弟。誠能中和接物。如嚮者之言。則何爲無所得。故

學者之遊也。用之爲文。則籠絡宇宙。鼓舞鬼神。陶鈞性情。滔滔汨汨。窮極變化。使人目眩魂迷。不可定視。用之爲政。則備嘗險阻。徧達事變。乃自士大夫之固執。倔強難制。至于細民之囁。若兇頑不移者。我皆洞悉其情。有術以馭之。詩書禮樂之旨。曲暢旁通。左右適宜。唯其所用。於是乎。始可言學也。豈白首究經于牕下者所與知哉。吾子北遊。觀於其山川風土。人民謠俗之間。而試一誦之。則將知吾言之不謬矣。

太公釣渭辯

古昔賢達之士。立功成名。殊勲偉績。赫赫顯于當時。

施于後世者。不唯士大夫稱揚之。雖愚夫愚婦。亦傳說之。唯愚夫愚婦之無知。謬誤相傳。繼以神奇。而歷年之久。載籍殘缺。無可據以徵。乃士大夫亦習聞其說。喜其神奇。終相附會。妄誣聖賢。以筆之于其書。後之學者。誦以爲法。使人孤陋以成其誤矣。苟有志于道者。可不辯其非邪。世之稱齊太公。尤爲神奇。嘗試參考書傳。爲之辯曰。史記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爲庶人。尚其後苗裔也。蓋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說苑云。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

歌。行年八十。釣於渭濱。行年九十。爲天子之師。六韜云。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兆得公侯。天遺汝師。文王乃齋三日。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乃載與歸。立爲師。列仙傳云。呂尚。冀州人。隱於遼東四十年。西適周。匿於南山。釣於磻溪。三年不獲魚。已而得兵鈐於魚腹中。文王夢得聖人。聞尚遂載而歸。王逸曰。呂尚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文王喜載與歸。是皆世人之所盛傳說。而附會神奇。妄誣聖賢者也。史記云。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封於呂。列女傳云。太姜者。王季之母。有呂氏之女。太王

娶以爲妃。則詩所謂爰及姜女。聿來胥宇者也。可見此時呂猶爲建國。其後未嘗聞有亾也。史記云。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歸西伯。鬼谷子云。呂尚三入殷朝。三就文王。然後合於文王。其爲諸侯亦明矣。唯記者以爲庶人。故有游說之說。孟子云。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蓋值紂無道。失其國。居東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而說者或以爲漁釣者。以其居海濱也。猶今人居山稱樵。居水稱漁。未必親執斧垂竿。然後稱樵漁也。竹書紀年云。紂二

十一年春正月諸侯朝周。伯夷叔齊自孤竹歸于周。則太公之歸亦當在是年。孟子亦以太公與夷齊並稱。則其共爲諸侯而同歸周亦或可徵。蓋諸侯失國而託於諸侯者。所謂寓公也。紀年又云。紂三十一年。西伯治兵于畢。得呂尚以爲師。蓋至此始舉諸寓公以爲師也。說者言。鈞渭十年推之于夷齊歸周之年。實爲合焉。故余定太公歸周爲與夷齊同年者。以其於事狀有合也。荀子云。文王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夫人行年七十有二。是年文王八十有七。自此觀之。文王之祖母蓋太公之從祖姑也。而武王之后亦太

公之女也。是年武王六十有七。推之于諸侯朝周之年。則爲五十有六。武王之娶何其太遲也。爲始爲繼。抑在太公未失國之前耶。夫周自后稷以來。世與姜氏有婚姻之好。况太公之於文王。爲父之內兄弟之子。且爲子之外舅。豈有待卜若夢然後知之耶。蓋卜爲師也。烏虜。後人欲尊太公。不知其所以尊之。神奇其說。以爲太公之重。夫太公古昔賢達之士。後世之所師法也。而陋儒不能斥傳說之妄。動輒誦之曰。太公晚遇封侯。天命之所在則然也。終使後生無汲汲之志。功名不立。失時于盛年。衰老乃欲悔之。亦無及

也已。夫功名大事，奮勵興起，盡其股肱之力，猶或不得也。書云：弗慮胡獲，弗爲胡成，安得不自勵以委之天命耶？若夫太公逢亂主而廢，逢明主而興，其故可知也。當其廢之時，周國日興隆，不宜求早達也。當其興之時，天地方革命，不得不奮其股肱之力也。應天道，適人事，以行其身，不得施私智于其間也。如使之下不保壽，而死于流離之際，固其所也。是豈陋儒誦法于太公，而誤後生者之所能知哉？故余更互相發，略就雅馴，使後人知所以徵云爾。

又按史記云：太公之卒，百有餘年。紀年記太公之

薨。在康王六年，推之于始爲師之年，則太公之壽實爲百四十有二歲。

易論

聖人之作，莫非至理。變通無方，萬世用之，其道不窮。古之教者，詩書禮樂。後之教者，又有易與春秋。春秋之爲教，固無可疑。唯易者，大卜掌之，其事專於卜筮。且先王未嘗列之於庠序，如無所用於教學也。自仲尼贊易，易之道益廣。於是乎，易學遂盛。與詩書禮樂並列矣。昔者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樂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從是觀之。易之不專於卜筮。自周公既然。非昉于仲尼。得仲尼特盛焉耳。古之所傳如洪範。亦以爲傳道之書。且可以占休咎。雖作自聖人。傳自聖人。莫非至理。唯不得仲尼之贊。故其道不廣。後人乃鑿空而立其說。亦終不能行于世也。仲尼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以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後之學者。欲觀天地之象。通陰陽之變。考鬼神之情。則舍是書何以哉。唯聖人之作。莫非至理。變通無方。萬世用之。其道不窮。若夫小人女子。拈鬪聽響。以定吉凶安危。是信是用。頑然自足。然略無意義可言。雖非明達。猶知其可笑也。嗚呼。曾謂聖人設卜筮。若此之淺且陋乎。

圓成院賞蓮記

吾黨諸友。作爲文章。常以月十七日。更遞會其家。今茲丁亥閏六月。穀堂古賀先生。當爲會主。以其邸舍炎蒸不便。借山王祠僧某圓成院。院後庭直接溜池。池中有蓮數千萬株。其始入院。蓮香菲菲襲人。使人縹渺有入仙境之想。既就席。則穠花紅鮮。芳葉青葱。自有逸態。依依親久。若求媚于我諸友者。是日也。殘暑煩歎。雲烘風鬱。會者皆觸熱疲瘁。流汗窮喘。不能

備禮。既而雲錦自翻。玉盤轉滑。馥郁之香。與秀爽之氣相和。一堂泠然。清涼可掬。肺氣乃蘊。不知炎熱何在也。於是高談既接。文雅橫飛。杯酒交錯。盤穀狼藉。有客取蓮葉。鍼刺其中。就以盛酒。銜莖吮之。紆餘漸滴。以注口中。一坐以次取飲。莫不稱快。所謂碧筒杯者也。先生歡甚。顧諸友曰。吾儕以英傑自命。又與海內英傑遊。斯樂無雙。諸友皆拜曰。然。吾儕常以文相會。討論經史。揚扞百家。莫不剖精析微。繼以諧謔。乃及閭巷小人之言。遠方殊俗之語。網羅采覽。恣意率詣。唯其所適。以資興致。乃詩乃文。觸景斯摛。惟中惟

和。遇事斯理。誰不英傑自命。又與海內英傑遊。勝賞如斯。非歌何言。志非醉何合歡。唯有醉歌永日。以答勝賞。猶彼蓮亭亭物表。能自淨植。以取君子之愛耳。今夫江戶之地。雄壯殷盛。其人豪富相高。遊樂寔繁。固非不盛也。然奈其無風韻何。是其所以與吾儕之樂不可同日而語也。風韻也者。文雅之謂也。則吾儕之所擅也。乃今日之遊。稱爲海內第一勝會。不亦可乎。先生笑曰。甚哉諸友之教也。雖然諸友若執其翰墨。能使天下來世歎服無異言。則誰曰不然。諸友勗之而已。時日薄。虞淵饗以蓮飯。皆放飯辭去。香留齒

牙。歸途猶有餘清。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其斯之謂乎。遂作賞蓮記。聊以自誇耳。豈謂能服天下來世也哉。

見山樓記

安積君思順。居在駿河臺富士見坂。今茲文政丁亥夏。新其宅。命其樓曰見山樓。以其見富士山也。思順讀書于其中。教授書生。暇則回首見富士山。以養其氣。則思順所存可知耳。或曰。固哉思順之命其樓也。夫都下望富士之樓何限。而思順取之。如獨得之者。何也。余曰。何為不可。夫學問之道。養氣為上。以之為

德。則剛明正大。以之為文。則雄深宏壯。值事乃化。惟變所適。今思順陸奧人。少來學茲土。學成遂留焉。其性易良而多質。其學醇粹該博。其文俊爽清麗。可不謂豪傑之士矣哉。昔者孔子登太山。而小天下。夫孔子聖人也。猶有待乎見。況乎在學者。被服造次。唯益之求。猶恐失之也。而物之能感人者。莫感乎登覽。乃學者之於養氣。慎其所感。則必將藉其感之善者。而成其德矣。而今得有富士以養其氣。豈非幸乎哉。且夫富士山者。山嶽之秀。其高蓋十萬八千丈。跨據三國之際。竦峙衆山之上。汎翠萬古。佇盼宇宙。乃其綱

縕爲雲者。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儵忽異觀。變化莫測。其靈異瑰琦。不可殫名狀。使人對之。神融心和。陶鎔其性。而不復自知也。而今之所見。則徒見其宛然乎煙靄之中耳。乃前之所言。徒可意想。而神會也。故取名于富士者。或不相稱也。若乃以世之望者。爲皆能相稱。則駿河庸夫。餓隸。皆可爲蕭散清雅之徒。都下浪人。游子。皆可爲磊落竒偉之士乎。惟是文雅與富士相稱。然後其名乃可道耳。今吾黨諸友。以經學文章自任。登高能賦。可爲大夫。修己安民。有希仁聖。乃思順以見山自命。實爲稱焉。而都

下之人。或同其名。其實未必稱也。誠有能稱者。則是臭味之同。固欲相同。何爲嫌之哉。思順聞之曰。富哉言乎。詩云。他人有心。我忖度之。吾子之謂也。幸爲我記之。遂書以贈之云。

遊隈本侯石子田別莊記

澤村君伯黨。葉室君敬興。野坂君仲弘。三子者。隈本侯臣也。今茲丁亥秋九月。三子者會我諸友于其侯別莊。莊在石子田。故曰石子田莊。俗或稱之六萬坪。以其廣六萬坪也。莊中太半墾爲田圃。農夫服之。有館。不甚壯麗。有庭。不甚修築。唯有土山。可以遠眺望。

有池。多儲材木。可以備不虞。泛舟可以直到海。莫有他殊絕之觀。於是余喟然歎曰。大哉居乎。蓋惟諸侯以國爲家。其封內山川林麓。怪竒偉麗者。皆家庭之觀也。而其在都下。所謂別館者。亦有數所。其專爲遊觀者。則壯麗者有之。幽邃者有之。其專爲適用者。則廣大者有之。狹隘者有之。凡其所須之物。莫不畢備。故率意命駕。亦皆莫不樂。其性靈養其志氣矣。是何也。其居使之然也。乃吾儕小人。則異乎是矣。僅有數畝之地。則築山穿池。雜植卉木。朱綠交映。錯置異石。卧立相顧。窮極泉石之勝。朝夕愛玩。娛目歡心。若將

終身焉。是何也。亦其居使之然也。而今余在邸舍狹隘之中。乃數畝之地。亦不能得。而四面皆公侯邸第。俯仰唯見瓦甍鱗次。牆壁櫛比。紅塵坌起。紛紛擾擾。四民趨業。往來雜遝。謹若殷雷。使余胸中之竒。幾消磨。乃今日之遊。退出乎風塵之外。飄然其如失。茫然其如忘。耳目清爽。志氣閑暢。不復自知其何能至乎。此也。吾儕小人。何敢不拜三子者之錫類哉。余聞之。細川氏。幽齋公而下。世世忠貞效上。恭儉臨下。政治和平。大異乎他邦。武斷自用。箝制其民。自以爲得術者矣。則其諸所施爲。固非尋常也。乃此莊亦必有適

其用者。而吾儕小人。何敢與知之哉。嘻。吾儕小人。幼而學之。壯而行之。自謂通古今。達事變。而尚猶固陋如此。大哉居乎。唯余感之深。不能自己也。故退記之。以贈三子者云。

贈山縣文祥歸款

昔者徽幼讀書。家君戒之曰。男子不學則已。學則勿讀我東方之書。必當踰海而西焉。亦當與其古人為徒也。語曰。見與師齊。減師半德。如唯留意于東方之書。則終于東耳。亦安能得西且古也。乃為我百方營求。使讀三代兩漢之書。徽服其教。益自策勵。膏

以繼晷。是以年未二十。得讀數萬卷書者。實家君之賜也。然性資謏劣。為文困無津梁。竊欲藉力于東方之書。家有室鳩巢義人錄。取而讀之。則東之又東。不望其今。尚何西與古之間。適從友人借山縣先生周南集。候家人皆寢。竊誦讀之。喜曰。津梁在乎此矣。於是始能為文。意既不可一世。又無所師承。屹然以三代兩漢為法。不復疑于心。而每思及今日得從諸子之後。周旋乎文壇之中者。莫不輒曰。非家君之教。與友人之惠。與周南先生之文。則吾何能成。吾今日。乃此三者。竭我畢世之力。非所能報也。及來茲都。時

從諸友聞有山縣君文祥者。從荻戾來居邨中。卽周南先生之孫也。心竊慕之。如通家之人。甚欲相見。未有因緣。前年文祥來遊于我海鷗社。於是始相見。有如舊相識。旣而益知其經學文章有光于其祖也。於戲。幼得力于其祖。強與其孫遊。共爲文章。討論失得。人生之驩。豈有過於此者哉。今茲戊子孟夏。文祥將從西歸。徵贈言于社友。唯徵與文祥爲交日淺。未盡所懷之萬一。今於此別。能無愴恨。顧徵與文祥未爲甚老。其相見于隔歲扈從之日。猶多也。則何必屑屑于今日哉。韓子有言曰。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

不爲也。故特道往日所得力者。以贈文祥。所以寄謝周南先生之靈也。

贈葉室敬輿歸隈本

近世先王之道漸衰。學問之方漸畔。學者徒呻其佔畢。窮究章句。自謂得微旨。而問之以經世之術。則懵然無所辨。先生以之教。弟子以之學。上之人以之取。下之人以之效。嘻。其如此者何也。上之人使之然也。縱有士明先王之道。達當世之務者。上之人莫能用之。則懷寶老死乎蓬華之間。其幸而得仕者。亦唯翫其誦說。比之于醫卜雜技。人誰樂之。其次者。上之人

或適喜其說。欲有用之。亦奈其美諾亡節。蹄弛亡度。何。徒取笑于庸陋耳。雖由上之莫用之。抑亦下之莫可用也。夫下有其才。上之人不用者。其過在上。上之人欲用之。下無其才者。其過在下。如上既用之。下不效其才者。是下毀上之明。而棄己之才也。乃今當道衰之日。我助壞之。則其罪何如哉。唯舉世滔滔。非獨我之過。然如終莫之正。則此風日益頽。先王之道掃地而盡矣。有志之士安得默默已哉。今夫隈本大國也。世祿之家。豈乏其人。而今侯特舉敬輿于草莽之中。侯之志可知也。不可謂上無其人也。敬輿宜益自

勉勵。思所以副侯之至意者。不可諉以不吾知也。余固知敬輿重厚沈默。務竭其才。不毀上之明也。然朋友之道。以仁相輔。爲之切切。惻惻。而後爲得矣。吾安得不盡我言哉。蓋風俗日降。莽莽蕩蕩。不可復反。唯有君子。達古今。審時變。施爲有方。其得志。足以化民易俗。不得志。猶能操行卓然。使後生傾慕。夫然後羽翼吾道。俯仰無所怍於天地之間矣。乃今敬輿其持已不愆。接物無逆。其道孚乎上下。而後或值國家大疑。執政有詔。敬輿舉一隅爲答。使夫人心服。則不知不識。道加一國。澤及後世。其爲裨益。非小小也。若夫

斷斷專執是非。高談經世之務。沾沾自意。縱有所當。亦使夫人厭聽。則不唯自病其身。亦貽禍于學者。其爲殘害。不可勝道也。昔者林氏之先。鳳岡先生。惡儒者自伍九流。奮然請大府。復士大夫之服。以改其舊弊。於是乎儒者之風一變。然固陋之徒。猶尚自外。敢不列于四民。不亦悖乎。余與敬輿。俱林先生門人也。見近世之弊。有深感于鳳岡先生之意。故於敬輿之歸。聊一言之。以交相警云。

水宮仙子樓記

文政戊子夏六月十七日。我海鷗社友會于水宮仙

子樓。大久保君學海。就書家東丘借之也。樓臨篠輪津池。池廣三四町。運五六町。滿池種蓮。田田綠葉。傾蓋相對。掩映水面。流風入座。餘香撲人。席賓稱快。旣而翠傘交飛。玄譚轉清。酒酣。東丘進請曰。小子居此。旣十數年。未有得大方記文。以為蔽廬之重也。幸今日諸君子儼然臨焉。願得賜一言。以寵不佞。於是諸友各有所言。東丘莫不稱善。次政及余。余謂之曰。夫篠輪津池。載于古紀。其貢有鯉。鮒。鰻。鱧。鴻雁。鶴。鷺。鷺。鴨。池周迴十許里。雨不加溢。旱不減耗。禱旱雨即應。其大且靈可知也。蓋其源出千駄木諸谷。而下谷岡。

諸村共支分之。以各溉其田也。爾來數千歲。存乎武藏之野。晦乎廣莫之中。自非好事之士。誰復能究覽之。今則雖稍就狹小。地隸宮廟。田畛化爲朝市。都人士女之所朝夕遊遨。濯濯之華。紅白相輝。中洲有天水廟。降福罔極。而吾子之樓。具究其勝。雖居風塵囂鬧之際。如在洞天清虛之界。今吾子之於書。余未知其何如也。然吾子常寢處此中。胸懷洒落。萬機都忘。爾乃清風之朝。明月之夕。斯潔其筆硯。悠然以揮寫。池靈其來相助。雲雨卒生。龍蛇歛趨。當此之時。謂之羽化之人。亦何不可者。何必親睹其筆迹。而後區區

商摧之哉。嗟斯池。作于千歲之前。顯于現今之世。而吾子能驅使其風雲。以爲己有。自命其樓。享神仙之福。乃吾諸友亦素稱能經緯風雲。竊造化之秘。而池之入文。自吾諸友始。則池因吾子。以與吾諸友。更相爲知己也。凡物之顯晦有時。其間或有幸不幸。然天道至公。必有所不偏。則池之有待乎今日。抑亦非偶然也歟。東丘笑而不答。遂書以贈。

弔楠公文

昔者余在京師。往來阿波。數過湊川。徘徊躑躅。想見往事。然塵務鞅掌。未暇執筆。今茲適與諸友談及于

此。遂同作文。以獻弔云爾。

當元弘之紀年。值皇道之多苦。獨懷雄偉之資。感夢兆於聖主。夙夜乃心。帝室倉卒嬰城。相拒運神。籌於帷幕。使賊軍自畏沮。啓浮屠之讖文。信符瑞之斯序。據蕞爾之小城。舉天下莫能禦。或陽死以紓難。置京師於案堵。嗟判官之用兵。諸葛亦何足數。乃不縻以好爵。委美錦於童豎。彼徇節於湊川。亦知世之無祐。誰其區區偷生。而自獨受其侮。子姓相繼效節。保五紀於南土。皇綱紛其壞亂。千載無復纂緒。陷斯民於塗炭。誰其幹帝之蠱。雖天命之使然。亦判官之愆矩。

忠則有得其全。仁則未見其普。何判官之勇智。乃不念全其舉。賢者古有責備。敢問諸湊川浦。

陰德論

語曰。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學者或疑其不必然。余嘗試論之曰。蓋陰德者。非我爲求報於陽。故行德於陰也。夫君子行德。不爲莫知而不勉。况其有知乎。唯其在陽。勉強可能。未見其誠也。及其在陰。至情發中。夫然後見其誠也。德莫盛焉。書曰。天道福善禍淫。豈有至誠行德。而不有報哉。唯世有治亂。君有明闇。於是乎。君子小人更相爲否泰。唯君子知命。故其道之否。

未嘗以之爲意。獨善其身。樂以忘憂。猶能修道。以傳于來世。其或遇闇君。進退艱蹇。刑戮及身。亦唯義之與比。其道之泰。德施于一時。人人歸心。萬世稱之。不衰也。則其報爲何如哉。若夫小人不知命。故其道之否。憂念怫鬱。不斯須解于懷。詭譎傾險。回互隱伏。逢迎請謁。以僥倖其非分。其道之泰。逞欲于一時。人人側目。萬世醜之不已也。則其報亦爲何如哉。德與不德之報。如此較然其明也。豈有陰德之無報哉。故陰德或無報者。小人之事也。何者。德非其德也。然則小人陰德。終無報乎。凡今之人。誰不爲小人。陰德遂不

可行乎。曰。有之。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之陰德。其意固可醜也。然其愈于陰惡。奚翅倍蓰。故其積陰德。亦何必無報哉。唯與君子至誠行德者。爲有間耳。世之言陰德者。多於小人。其唯小人求報。故無厭也。誰謂陰德無陽報哉。

于本世其或...
 與此其...
 也...
 小人亦難...
 婦...
 與...
 心...
 容...
 獨喻集卷之二...

